

藏学研究文集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



藏学研究文集

第四集

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

1986年8月北京

目 录

历史

- 一、元代经营朵思麻地区概述……………仁庆扎西 (1)
- 二、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国庆 (12)
- 三、论一九〇四年抗英斗争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郭卫平 (29)
- 四、释藏族族名“蕃”的含义……………李秉铨 (51)
- 五、沙俄在西藏问题上同英国的一次政治交易……………王远大 (57)
- 六、五世达赖喇嘛印章的考证……………陈金钟 (95)
- 七、《七世达赖喇嘛传记》中有关西藏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事件的记载……………铎 杰 (101)

宗教

- 一、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比较研究……………佟德富、班班多吉 (106)
- 二、佛教对藏民族伦理观念的历史性影响……………丹珠昂奔 (146)

- 三、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 王尧、陈践 (161)
- 四、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上下密院的历史沿革及其所传密宗略考…… 高禾夫 (173)
- 五、浅谈佛教取代本教的历史背景…… 罗桑开珠 (201)
- 六、喇嘛教和婚姻制度——关于国外藏胞的调查报告…… 陈金钟 (210)
- 七、西藏佛教的著名法会——传大召…… 周润年 (218)

人物

- 一、关于策墨林担任摄政的记载…… 洛桑群觉 (227)
- 二、乾隆皇帝重视西藏问题二、三事…… 王璐 (232)
- 三、浅论明代大慈法王…… 周润年 (235)
- 四、西藏历史上的卓越人物——绛曲坚赞…… 郭卫平 (245)

文化

- 一、当代藏族文学巡礼…… 耿予方 (255)
- 二、《玛尔巴传》评介…… 佟锦华 (283)
- 三、三探吐蕃卜辞…… 王尧、陈践 (293)
- 四、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 谢继胜 (312)
- 五、藏族民间文学中的明珠——藏族谚语…… 曲尼、李双剑 (324)

元代经营朵思麻地区概述

仁庆扎西（藏族）

藏文史料一般把藏族地区分为阿里、卫藏、朵康三部分；朵康又分成朵堆、朵麦二区。朵麦，元代译称朵思麻，又作朵哥麻思、脱思麻、脱思马、秃思马等，它的范围包括现在的甘、青藏区大部分和四川阿坝以及甘孜地区一部分，元朝对这一广大地区所采用的政策与西藏地区不尽相同。

朵思麻地区历史上曾被宋、金、夏等分别占有，蒙古兴起之后，对这一地区首先着重武力征讨和占领。太祖二十一年（一二二六）命大将速不台“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闵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得牝马五千匹，悉献於朝。”^①次年，成吉思汗发大军攻西夏，“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②太宗七年（一二三五），命“皇子阔端征秦、巩”。“十一月，阔端攻石门，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降”^③。宪宗元年（一二五一）六月，“以和里鰈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④。三年秋八月，忽必烈伐大理，蒙古大军经朵思麻，师次临洮，九月次

忒刺，分三道以前。^⑤到至元初年，蒙古统治者对朵思麻地区的军事征讨仍在进行。至元二年（一二六五）五月，“赏万户晃里答儿所部征吐蕃功银四百五十两。”^⑥至元五年八月，“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蕃、建都。”^⑦从太祖二十一年到至元初的三十多年间，蒙古统治者对朵思麻地区的军事征讨和占领从未停止过。

二

军事征服之后，蒙古统治者在朵思麻地区设置了一系列军政机构，分属于陕西、四川、甘肃行省。如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及其下属河州路、脱思麻路均属于陕西行省，弘吉刺部长吉驸马封地西宁州属甘肃行省。^⑧

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丞相桑哥提出：“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⑨忽必烈同意了这一奏章，将总制院改为宣政院。《元史》记载：“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⑩元王朝把整个藏族地区统一起来归宣政院管辖。并在吐蕃地区先后设置了各种机构。根据《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记载，宣政院管辖的朵思麻地区的机构如下：

1、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其属二：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

2、洮州元帅府。

3、十八族元帅府。

4、积石州元帅府。

5、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下辖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奥鲁军民千户所，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上千户所及礼店阶州西水蒙古汉军西番军民总把二员。

6、吐番等处招讨司。其属有：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脱思麻路新附军千户所，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处万户府，凤翔等处千户所，庆阳宁环等处管军总把一员，文州课程仓粮官一员，岷州十八族周回捕盗官二员，常阳帖城阿不笼等处万户府，阶文扶州等处番汉军上千户所，贵德州达鲁花赤及必呈万户府。

7、松潘宕叠威茂州等处军民安抚使司。下辖静州茶上必里溪安乡等二十六族军民千户所，龙木头都留等一十二族军民千户所，岳希蓬萝卜村等处二十二族军民千户所和折藏万户府。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元代在朵思麻地区设置的机构和管辖的范围相当庞杂，有些是司理民政，有些是司理军事，还有军民兼理的。这些机构管辖的对象也很复杂，有些是州、有些是县、有些则是乡，甚至有些被称为族（部）或村。要把这些机构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搞清楚现在还很困难。以脱思麻路为例《元史》本身的记载就不一样。《元史》卷六十《地理志三》记云：“至元五年，割安西州属脱思麻路总管府。”《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中又有“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脱思麻新附军千户所”。《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中记有脱思马路元帅府。《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和卷二十三《武宗纪二》中又有“脱思马部宣慰使”，“朵思麻宣慰司”等。陈得芝先生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一文中认为：“《元史》载有朵思麻宣慰司，即吐蕃宣慰司的别称，当因其辖境主要在朵思麻地区，故名。”^⑩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推测，与史实不符。土番宣慰司和朵思麻宣慰司实际上并非不同名

称的同一机构，而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机构，《元史》中明确记载：大德十一年秋七月丙寅，“以礼店蒙古万户属土番宣慰司非便，命仍旧隶脱思麻宣慰司，防守陕州。”^②朵思麻范围究竟有多大？首府设在什么地方？在其路下还设有那些机构？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元史》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朵思麻路的辖区东至现在甘肃省的定西、临潭、岷县、礼县等地方。按现在的区划来说，整个甘、青两省大部分藏区和部分汉区，四川的部分藏区当时都属朵思麻路管辖。

朵思麻地区各机构中的重要官吏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授给他们金牌、银牌及宣敕，并委任以宣慰司都元帅、元帅、招讨、安抚、达鲁花赤、万户等职，授权他们管理藏区事务。任命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的有辇真纳木思、赵世荣、沙的、亦邻真等^③。延祐七年八月“脱思马部宣慰使亦邻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尔干之地。”^④由此可以看出元中央政府有权任命和处罚该地区的主要官员。这些官员中除了从外地委派来的外，还有一些当地的吐蕃人也被委以该地区的要职，赵阿哥潘、何锁南普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臧掇族氏（即角厮罗之后裔，角厮罗孙巴毡角归宋，赐名赵顺忠世居临洮）。始附宋，赐姓赵氏”^⑤。赵阿哥潘的父亲为赵阿哥昌，金贞祐时，任熙河节度使。入元为叠州安抚使，中统初，授知临洮府事。赵阿哥潘从宪宗屡立战功，封为临洮府元帅。中统初，授知临洮府事。据《甘肃、青海土司志》纪云：赵阿哥潘子汝楫，小字重喜，中统时授昭勇大将军、佩金虎等，临洮府达鲁花赤，巩昌等二十四处行军元帅，同知巩昌便宜都总帅府事。汝冀，中统时任武略将军，同知临洮府事。汝砺，授镇国将军，封开国公。赵阿哥潘孙官绰斯觉，任临洮府达鲁花赤。伯仁，任临洮府达鲁花赤。猛哥帖木，授宁远茂雅宣慰使。公臣，授武节将军，松潘开叠威茂军民安抚使司达鲁花赤。

等等。元皇帝下旨“赵氏世世 勤劳、其 金符 勿拘常例，使终佩之。”^⑯

根据《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二》中的记载，元朝任命的最后一位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为何锁南普。他是河州右丞里番族（今临夏东乡县所在地），曾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永昌宣慰使等职。《元史顺帝纪六》记载：“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宣政院使哈麻，永昌宣慰锁南普并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⑰明洪武三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金牌印宣敕来上，会邓愈克河州，遂诣军前降。”^⑱同年冬锁南普等入朝，献马匹、文物、明太祖赐姓何，并赐给衣物。四年正月，命为河州卫指挥同知，予世袭。

和元朝其他地区一样，在朵思麻地区建立了驿站。根据藏文史料记载，从朵思麻的丹斗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县初麻乡）到西藏萨迦共设了二十七个大站。若分别叙述，在朵思麻设了七个大站，朵堆设了九个大站，在乌思藏设了十一个驿站。^⑲这个数字和《径世大典·站赤》中“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小站七所，大站二十八处”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朵思麻的驿站后来有所变化，至元九年夏四月乙丑，“诏于吐番西川界立宁河驿（今甘肃临夏和政县）。”^⑳大德元年六月丙辰赐“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锭。”^㉑吐蕃地区的驿站和内地不同，这里地广人稀，驿站之间“近者不下三五百里”，但来往官吏和僧人却十分频繁。据大德九年至十年间统计“西蕃节度差来的西僧八百五十余人，计乘铺马一千五百四十四。”^㉒这些西僧往往让驿马驮载过重的物资，重者二百斤，轻者不下百五十斤，以至使铺马比年损毙，站户困穷，终至于站务废驰。元朝皇帝及中书省多次企图整治站务并赈济驿站贫民。至元十九年夏四月，“禁吐蕃僧给驿太繁，扰害於民，自今非奉旨勿给。”^㉓至大四年二月丁卯，“命西番僧非奉玺书驿券及无西蕃宣慰司文牒者，勿辄至京师，仍戒黄河

津吏验问禁止。”^②延祐七年五月己卯，“禁僧驰驿，仍收元给玺书。”^③泰定三年五月甲辰，“以西僧驰驿扰民，禁之。”^④元王朝又多次赈济西番驿站，元贞二年秋七月辛未，“以钞十一万八千锭治西蕃诸驿。”^⑤“延祐元年四月三日，中书省奏给中统钞一万锭，赈济西蕃站赤，……每站三百锭。”^⑥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大效果。

有元一代，沉重的站役和其他一些过份的征敛剥削经常激起吐蕃朵思麻地区一些部落酋长的反叛。见于记载的较大的有：

至元间“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领本部探马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贼用敛迹，其民赖以安。”^⑦

元贞二年五月庚辰，“土蕃叛，杀掠阶州军民，遣脱脱会诸王铁木而不花，只列等合兵讨之。”^⑧

大德元年三月甲戌，“西蕃寇阶州，陕西行省平章脱列伯以兵进讨，其党悉平，留军五百人戍之。”^⑨

至大四年闰七月乙酉，“吐蕃寇礼店，文州，命总帅亦怜真等讨之。”^⑩

至治三年，“西蕃寇巩昌府。”^⑪

延祐七年九月壬辰，“土番利族，阿俄等五种寇成谷，遣巩昌总帅以兵讨之。”^⑫

泰定二年闰月乙卯，“阶州土蕃为寇，巩昌总帅府调兵御之。”^⑬

由于吐蕃不靖，元政府多次委派官吏“整治西蕃”。对有些较大的反叛，因为当地的都元帅府、元帅府等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于是设置临时的权力机构行宣政院并委派官吏担任院使前往镇压。后至元三年五月，“西蕃贼起，杀镇西王子党兀班。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儿为院使，往讨之。”^⑭至正十四年春正月丙戌，“以答儿麻监臧遥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实授行宣政院使，

整治西番人民。”^⑩除武力征讨外，元王朝也采用怀柔政策，遣官到吐蕃地区招抚。至大二年秋七月壬辰，“宣政院臣言：武靖王搠思班与朵思麻宣慰司言：‘松潘叠岩威茂州等处安抚司管内，西番、秃鲁卜、降胡、汉民四种人杂处，昨遣经历蔡懋昭往蛇谷陇迷招之，降其八部，户万七千，皆数百年负固顽犷之人，酋长令真巴等八人已尝廷见，今令真巴谓其地邻接四川，未降者尚十余万。宣抚司皆他郡人，不知蛮夷事宜，才至成都灌州，畏惧即返，何以抚治，宜改安抚司为宣慰司，迁治茂州，徒松州军千人镇遏，为便。’臣等议，宜从其言。”^⑪政府又通过赈济来进行安抚。朵思麻地区经常发生旱灾、雹灾、霜灾、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元王朝赈济朵思麻的记载在《元史》中屡见不鲜。应该说，元朝中央的赈济，对朵思麻地区人民克服灾害，保证生活与恢复生产，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三

元朝对朵思麻地区的管理系统除了宣政院及所属的朵思麻各机构外，帝师和西平王亦可插手其内部事务。相比之下，总管吐蕃之地的帝师的作用远不及驻于吐蕃境内的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后人。关于奥鲁赤受封的时间，《元史》没有明确的记载。至元六年冬十月庚子，“赐诸王奥鲁赤驼钮金镀银印。”^⑫可知他于至元六年冬十月前已封为西平王。至元九年正月，有记载“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⑬至元十二年三月，“仍敕安西王忙哥刺，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⑭奥鲁赤的儿子八的麻的加袭父职为西平王，八的麻的加之子贡哥班於后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封为西平王。奥鲁赤的另一个儿子铁

木而不花于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封镇西武靖王。铁木而不花有两子，搠思班袭父职为镇西武靖王，老的於后至元五年（一三〇九），封为云南王。搠思班之子党兀班被西番所杀，卜纳刺袭父职为镇西武靖王。奥鲁赤的子孙后代在吐蕃地区的活动《元史》中有不少记载，如元贞二年（一二九六）五月庚辰，“吐蕃叛，杀掠阶州军民，遣脱脱会诸王铁木而不花，只列等合兵讨之。”^⑩至治三年（一三二三）三月丁未，“西番参卜郎诸族叛，敕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发兵讨之。”^⑪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六月丙申，“发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诸处军万三千人，人乘马三四，……从豫王阿刺忒纳失里（铁木而不花之孙、老的之子）等由八番、分道进军。”^⑫《明史》中记载，洪武三年（一三七〇）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来上，会邓愈克河州，遂诣军前降。其镇西武靖王卜纳刺亦以吐蕃诸部来纳款。”^⑬

藏文历史文献中记载：“薛禅皇帝（忽必烈）之次妃之子奥鲁赤，受命领西方之地，驻于汉藏交界处，到乌思藏镇压过多次反叛。奥鲁赤之子铁木而不花，亦侍奉大寺院，多行利益教律之善事。铁木而不花之子老的，继父封爵，多次往乌思藏。铁木而不花次妃之子搠思班，受封靖王，前来乌思藏，在江孜山击溃西蒙古军队，惩办过止贡派的寺院。”^⑭根据以上记载说明奥鲁赤及其后嗣的镇辖处与吐蕃地区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辖区与驻屯点究竟设在那里却众说纷纭。《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历史》卷《元史》单行本中将镇西府列在朵甘思（指今西藏昌都和四川甘孜地区）显然是错误的。《元史》卷十《世祖纪七》记云：“己未，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为镇西府。”“朵哥”，藏语意为下部、下州，上指阿里，中指卫藏、下即朵哥。“麻”藏语意为下边。朵哥麻即朵哥的下边，简称为朵麻（《元史》作朵思麻）。朵思麻的地理位置在今甘、青与汉区交界的地

区，与藏文《汉藏史集》中“奥鲁赤受命领西方之地，驻于汉藏交界处”的记载相符。“算木多”，藏语为三岔口。根据实地调查，西平王府算木多城在今青海互助县松木乡北纬三六·七，东经一〇二·二处（西平王府考另文述及）。

奥鲁赤“领西方之地”驻于吐蕃地方，成为吐蕃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这种关系早在八思巴返回萨斯迦时就已经确认。至元八年（即封为帝师的第二年）八思巴到朵思麻的临洮到至元十一年。然后在皇太子真金护送下回到萨斯迦。至元十一年九月，八思巴为西平王奥鲁赤写了《十万般若颂》。至元十二年又写诗向奥鲁赤祝贺阳火鼠年新年。至元十三年九月，八思巴又给奥鲁赤之子铁木而不花写《授王子铁木而不花教诫——月亮之光》。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八思巴在萨斯迦南木拉康示寂，终年四十六岁。八思巴去世前和西平王之间的密切关系充分说明他的辖区是在吐蕃，是代表元朝皇帝在吐蕃地区行使统治大权的最高官长。

注：

- ①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 ② 《元史》卷一《太祖纪》。
- ③ 《元史》卷二《太宗纪》。
- ④ 《元史》卷三《宪宗纪》。
- ⑤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 ⑥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 ⑦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 ⑧ 《元史》卷六十《地理志三》。
- ⑨ 《元史》卷二百五《奸臣·桑哥传》。
- ⑩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 ⑪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
- ⑫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纪一》。
- ⑬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按竺迩》、《元史》卷二十三《武宗纪二》、《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
- ⑭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
- ⑮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赵阿哥潘传》。
- ⑯ 同上
- ⑰ 《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六》。
- ⑱ 《明史》卷三百三十《西域二》。
- ⑲ 译自《汉藏史集》藏文木刻本。
- ⑳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 ㉑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 ㉒ 《明永乐大典》元站赤六。
- ㉓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 ㉔ 《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
- ㉕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
- ㉖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
- ㉗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 ㉘ 《明永乐大典》元站赤六。
- ㉙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纽林的斤传》。
- ㉚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 ㉛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 ㉜ 《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
- ㉝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
- ㉞ 《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纪一》。
- ㉟ 《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纪一》。
- ㉞ 《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

- ⑦《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六》。
- ⑧《元史》卷二十三《武宗纪二》。
- ⑨《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 ⑩《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 ⑪《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 ⑫《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 ⑬《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二》。
- ⑭《元史》卷三十四《文宗纪二》。
- ⑮《明史》卷三百三十《列传第二百一十八》。
- ⑯译自《汉藏史集》藏文木刻本。

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

国庆（藏族）

提及赵尔丰，清末民初大凡是川省或川边藏族地区的人，无不晓其人。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尔丰出任四川叙永厅永宁道台时，曾因残杀古蔺县无辜三千余人，^①从此，“赵屠户”的浑名蜚声遐迩。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川边藏区巴塘县的藏族人民高举义旗，掀起反清斗争的浪潮，旋即出任建昌道的赵尔丰，秉承清政府的旨意，偕同四川提督马维骐对巴塘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血腥镇压，剿杀藏民数百人。是年，他又进兵围攻乡城桑披寺，六百多藏民被杀，血流成河，尸骨遍野，其状惨不忍睹……。难怪乎数十年后的今天，四川藏区上了岁数的老人每每提及赵尔丰仍然咋舌相惊，无不咬牙切齿，似有杀父不共戴天之仇。人们互相间打赌，为证实自己确无撒谎也习用“甲昂巴（指赵尔丰，“昂巴”意即大臣。）杀人之罪恶我可担保！”来引以为证。就连几十年前曾经横遭赵尔丰洗劫、屠杀过的古蔺县，人们也常用“喂，别哭，赵道台来了！”恫吓孩子，止其啼哭。可见，赵尔丰无论是在四川汉族地区或是川边藏族地区，使用其残酷野蛮的高压屠杀政策，给汉藏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然而，赵尔丰不尽其然，除了其罪恶、消极的一面，他于川边经营凡七年，致力于固川保藏，抵御帝国主义入侵，制定并且实行种种措施：改土归流、设官练兵、募夫垦荒、通商兴学、架

桥开路、筹设厂矿、敷设电讯、台站等等，特别他在巴塘经营尤为殊甚，无不为清廷政府而呕心沥血。本文拟就赵尔丰经营巴塘，实行改土归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作一阐述。纰缪之处，必存无疑，仰祈诸位先生、学者方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于是他们“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尤其是“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②

老牌的英帝国主义在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一方面继续将其“日不落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布丹、尼泊尔、锡金、克什米尔等南亚诸小国，另一方面虎视眈眈，逼视西藏，加紧了对我国西藏等地的侵略。光绪二年（1876年），英帝国主义以英人马嘉里（A·R·Margary）在滇被杀一事，要挟、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从而取得了向四川、西藏、青海等藏区“探访路程”的权利。翌年五月，根据这一条约，英人吉为哩（W·J·Gill）由成都经康定、巴塘，欲往西藏“探访”，结果在巴塘遭到了阻截。另一英人贝伯（E·C·Baber）也奔赴康定，转入云南。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英国侵略者造衅悍然发动了对西藏隆吐山的武装进攻。西藏广大爱国将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拼搏。但是，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却在腐朽的清政府卖国政策的屈服让步下失败，导致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的签订。续约规定亚东于一八九四年五月一日起辟为商埠，供英人自由贸易，五年内英国进出口货物概不纳税。由于英国商品的大量输入西藏，并流进川、滇等广大藏区，以极其低廉的商品骗取和掠夺藏区宝贵的资材，